

文学作品选读

建国以来短篇小说

上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作品选读

建国以来短篇小说

第二卷

上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作品选读：
建国以来短篇小说
上册

本社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25 字数 491,000

1978年5月第1版 197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8·3012 定价：1.55元

出版说明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就明确地指示我们：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文艺出版部门在整理、出版、介绍中外优秀文化遗产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对推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过贡献。

但是，在“四人帮”控制文艺界期间，他们严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他们不仅扼杀出版古代和国外的优秀文艺作品，还公然制造什么从《国际歌》以来一百年间文艺创作“空白”论，把毛主席的光辉诗篇和一系列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包括鲁迅和高尔基的不朽著作，都一笔勾销。他们一面大搞以篡党夺权为目的的阴谋文艺，一面实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用一套反动的创作“三字经”，把文艺创作引上了歧途。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得到大发扬的今天，我们出版《文学作品选读》丛书，目的在使广大业余作者有所借鉴，能对当前文艺创作起一点促进作用。丛书将选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在今天有一定

学习借鉴价值的作品；同时也适当介绍一些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在文学史上有一定代表性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按类陆续分册出版。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所见资料有限，选编工作中难免有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共同把这套丛书编好。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一月

目 录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1)
太阳刚刚出山	马 烽 (17)
最有办法的人	马识途 (33)
欢乐的离别	万国儒 (51)
评工会上	王子硕 (56)
“铁笔御史”	王杏元 (72)
√ 新结识的伙伴	王汶石 (82)
通红的煤	王汶石 (96)
党 费	王愿坚 (118)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 (129)
△ 在泉边	方 之 (140)
杨林同志	巴 金 (152)
√ 雨	艾 芜 (180)
△ 野牛寨	艾 芜 (188)
山地回忆	孙 犁 (209)
南山的灯	孙 谦 (217)
宋老大进城	西 戎 (234)
开顶风船的角色	任斌武 (253)
△ 央 金	刘 克 (268)
√ 春大姐	刘 真 (276)

△ 班主任	刘心武	(310)
一个温暖的雪夜	刘白羽	(335)
拔旗	刘澍德	(345)
两个队长	吉学霏	(366)
在大路上	牟崇光	(374)
过渡	沙汀	(389)
延安人	杜鹃程	(404)
工地之夜	杜鹃程	(423)
没有织完的筒裙	杨苏	(432)
春子姑娘	杨朔	(440)
追匪记	杨尚武	(457)
马兰	李季	(477)
不能走那条路	李准	(493)
耕云记	李准	(507)
△ 力原	李满天	(537)
“财政部长”	李德复	(563)
心声	肖育轩	(574)
花的草原	玛拉沁夫	(614)
工作队长张解放	邹志安	(635)
钟声	陈桂珍	(652)
鸭寮纪事	陈残云	(663)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去年夏天，我在省水利学校毕业以后，很快就被分配到这个县来工作。当时，心里觉得很是不平静，说不来是兴奋，还是紧张。大约初次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生，都有过这种心情。

那次，我是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赶来“上任”的。我所以不搭汽车，目的是要进行一次长途锻炼。今后要在农村工作了，没有这种本领还行？那天，我天不明就动身走，到达县城的时候，已经快晌午了。一进城就碰了件不顺气的事：我骑着自行车正往前走，迎面来了个老头，这真是个怪人。天气这么热，正是三伏时候，街上所有的人都穿着单衣服，有的只穿着个汗背心；而他却披着件夹衣，下身穿着条黑棉裤，裤脚还是扎住的，头上又戴了顶大草帽。这不知道是嫌热，还是怕冷？他低着头，驼着背，倒背着手，迈着八字步朝我走过来。我早就响起了车铃，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仍然慢吞吞地在街心迈八字步。直到相离只有几尺远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向右边挪了两步。可是，已经晚了。因为我见他不让路，本打算从右边绕过他去，谁知他也往右边躲，正好碰上。“说时迟，那时快”，猛然一下就把他撞倒。我也从车上跌下来了。我走的又累又饿，刚才他不让路就

窝着一肚火，这一下更火了。我爬起来边扶自行车，边大声吼道：“你就不长着耳朵？听不见铃响？”我说了这么一句没礼貌的话，当时就有点后悔，他并不是不让路，只是迟了点。再说他被自行车撞倒，心里还能痛快？我想他决不会和我善罢甘休，看来是非吵一架不可了。谁知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捡起草帽，一边慢慢往起爬，一边和和平平地说道：“你也别发火，我也不要生气。反正都跌倒了，各人爬起来走吧！”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面孔，原来不是什么老头，看样子顶多不过四十岁，四方脸，光头，面色苍白。脸上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拍了拍身上的土，照旧背起手，低着头，迈着八字步走了，好象根本没和我发生任何纠葛一样。我被他这种冷淡的态度，弄得不知该怎么好了。一直望到他拐进另一条街，我才推上自行车继续往前走。心里不由得说：这可真是个怪人。

那天，我一到县委组织部，马上就把工作确定了。组织部要我暂时先到防汛指挥部去协助工作。我二话没说就去了。

防汛指挥部就在组织部这个院子里，占着一间大南房。接待我的是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绍道：“我叫秦永昌。以后你就叫我老秦吧。叫小秦也可以，随你的便。”接着又指指这间房子说：“这就是咱们办公的地方，也是宿舍，也是会客室……这叫综合利用。”看起来小秦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也是个热情的人。他边说边就帮我铺床、整理东西，一转身又打来了一壶洗脸水，还端来半个大西瓜。没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就象朋友一样熟悉了。

午睡起来以后，小秦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工作情况：防汛指挥部是个临时组织，总指挥是县委第一书记，副总指挥是农建局田副局长，其他各股的负责人，也都是各单位负责干部兼任的。说来说去，实际上专职搞这个工作的只有他一个人，而他也是临

时从水利科调来的。我问小秦：“具体业务谁领导？”小秦说：“田副局长。走，我先引你去见见他。”说着站起身来就往外走。我也只好跟着他出来。

农建局就在县委会斜对门，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田副局长住在东房里。我们进去的时候，只见田副局长蹲在椅子上，低着头，好象在写什么读书笔记。旁边放着一本翻开的《毛泽东选集》，字里行间划了许多圈圈道道。小秦说：“老田，组织部给咱们调来个同志。”他连头都没抬，只说了句：“好么！”小秦忙又向他介绍道：“这是彭杰同志。水利学校刚毕业的洋学生。”这时他才放下笔，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我一看到他的面孔，不由得吃了一惊，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我的这位“顶头上司”，就是上午被我在街上撞倒的那个人，我想起那句没礼貌的话，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

小秦在这里好象是主人一样，他搬了个椅子让我坐，又从暖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随手又去整理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书报。老田蹲在椅子上没动，向我简单地说了说应该做的工作：他要我先熟悉一下全县的河流渠道，然后再到几个重点村去跑跑。他讲话的声音很低，很慢，好象没有吃饱饭一样。谈完工作，他忽然向我说道：“刚才我就看你有点面熟，好象见过。唔，对，是见过。”小秦抢着问道：“在哪里见过？”我觉得我的脸刷一下红了。不知该怎么说好了。幸好这时进来一个干部，给老田送来一份公文，要他签字，这才算救了我的驾。

我们回到办公室以后，小秦又追问我什么时候和老田认识的。我只好把上午撞车的事给他说了。小秦说：“没啥，老田根本就不会计较这些事，你别多心。”我说：“当时我确实是有点生气。我摇了半天车铃，他连头都没抬一下。”小秦笑着说：“你摇铃管啥用，就是打炮他也不一定理你，他就是那么个疲性子人。”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件老田的故事。他说：有一次老田下乡去了，独个住在一间房子里。半夜里起了大风，忽然房顶上“咔嚓”一声巨响，把他惊醒了。他躺在被窝里动都没动，拿手电向屋顶照了照，只见房梁快要折断了，好象马上就要倒塌的样子。他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我就不信等不到明天！”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我听完，差点笑出眼泪来。我说这是小秦编造的，他没敢肯定确有其事。只是笑着说：“信不信由你，仅供参考。”

我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和老田的接触还不多，他只来过我们办公室两次，我和小秦去给他汇报过一次各地防汛工作的准备情况。但就从这些接触当中，我觉着他确实是个疲疲沓沓的人。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背着手，慢慢地迈着八字步；讲起话来总是少气无力；处理问题总是没紧没慢拖拖拉拉。好象什么事都不能使他激动。我遇到这么个倒霉上级，心里真有点恼火。不过，他交代给我的工作，我还是尽力去做了。

这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情况，同时也要帮助小秦督促各乡进行防汛的准备工作。我把全县的河流渠道图看了好多遍，读了好多有关洪水的资料。全县境内，总共有三条河流，都是由西向东，由山区流向平川。说是河流，实际上都是干的。根据资料看，解放以来，只有一九五四年八月间，发过一次特大洪水。以后，几年都是平安无事。我想今年大约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眼看汛期就快过去了，还没有一点音讯。谁知就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九天夜里，山洪爆发了。

那天白天，晴空万里，气象预报也没讲有暴雨。只是傍晚时候，西边有一片浓云。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小秦已经躺下了，我坐在灯下正给他读一篇小说。忽然电话铃响了，我忙扔下书本抓起了耳机。电话是张家沟水委会打来的，说永安河发山洪了，估计有一百多个流量。我听完吃了一惊，因为从资料上还没

发现这条河有过这么大的洪水，一九五四年也只不过是七十个流量。我放下耳机，忙把这个消息告给小秦。我们正在分头给沿河各村打电话的时候，另一个电话铃响了。是安乐庄打来的。这可真是个使人吃惊的消息，简直把我吓慌了。我扔下耳机说了句：“安乐庄决口了！”匆匆忙忙就往外跑，我得赶快把这消息告给老田。总指挥到地委开会去了，只有去找他商量办法了。我一口气跑到农建局，推开他的房门，就撞了进去。他已经睡下了，灯还没熄。我一进门就大声喊道：“老田，快起，永安河发洪水！安乐庄决口了！”他一只手撑着床，支起半个身子来问道：“安乐庄什么地方决口了？”我告他说在汽车路东，决口有四丈多宽。我想他一定会马上起来穿衣服，跟我到指挥部去。谁知他听完，反而躺下了，平平淡淡地说：“没甚要紧。这只是下游几个村少浇点地。”当时我又急又气地说：“你知道有多么大流量？一百多个？”他不紧不慢地说：“那更没办法！反正堵也堵不住。任由它流吧。”我听他这么说，真想扑上去把他拉起来，狠狠地揍他一顿。这算什么防汛副总指挥？简直疲沓的太不象话了。

正在这时，小秦慌慌急急跑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三岔河也发洪了！”他的话音刚落，老田就象中了电似地“呼”一下坐了起来，睁大眼睛急问道：“多大流量？”小秦说电话是三岔乡秘书打的，他弄不清流量，只说水已经漫到龙王庙背后了。老田说：“那至少有九十个。”他一面急忙穿衣服，一面向我们说：“赶快通知海门村、田家庄，全体上堤。快！”我和小秦扭身就往回跑。

我跑回办公室的时候，只见房里有好些人：新调来的郝书记，县委办公室王主任，兵役局牛局长，另外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几个干事。很显然这是小秦通知他们的。他们有的在打电话，有的正围着河流渠道图争论什么。人们的脸色都很严肃，屋子里的空气非常紧张。他们一见我两个进来，都急着问道：“老田

来了没有？”小秦说：“就来！”我忙去给海门村打电话。刚把电话打完，老田已经来了，一手提着根棍子，一手拿着件雨衣，虽然还是那身穿戴，但神气全变了。精神抖擞，满面红光，脸上的表情又严肃又冷静。他大踏步跑进来，把手里的东西扔在床上，冲着兵役局牛局长说：“马上把城关基干民兵集合起来，带到东会南堤上去，你亲自去！”牛局长象是接到了将军的命令，什么话也没有讲，应了声“是”，转身就走了。老田又向办公室王主任说：“赶快把汽车开到门口。”然后他就抓起耳机来给各村打电话。

大家都悄悄地望着他，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他大声地对着耳机喊道：“电话局，马上接杜村，上舍，古城……杜村，你是谁？……我是老田。听着，把三支渠的闸拨开一孔……什么？已经全拨开了？我就怕你们来这么一手，马上闸住两孔……渠道是去年冬天新修的，怎么能一下放那么大的水？出了乱子怎么办？……不要担心浇不了多少地，后半夜有大水。你把闸口把守好吧！”他放下这个耳机，马上又抓起另一个，详细的指示上舍和古城：要防守哪段河堤，开哪个支渠闸，闭哪个支渠闸，先往哪个水库蓄，后往哪个水库蓄……我听他这么讲，忙把河流渠道图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根本没看一眼，继续讲他的。他连哪条斗渠应当如何，哪条浓渠应当怎样都讲了出来。他对这些渠道的熟悉程度，简直使人吃惊。好象在数自己的手指头一样。

老田打完电话，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对王主任说：“老王，你和小秦在这里守电话。郝书记，你们去睡觉去吧。”回头对我说：“咱俩到海门去，恐怕那里南堤要出问题。”我说：“南堤很结实，是北堤单薄一些。”前天我才去了海门一趟，这点我知道的很清楚。他说：“你不看外边刮着东北风？”他这么一讲，我才想起刚才出去的时候，外边确实是起风了。不过我根本没注意风的方向。这时王主任对老田说：“你身体不好，我去吧，你在家指挥。”老田说：

“你去不抵事！”说着拿上棍子和雨衣就往外走。我拿了件棉袄也跟了出来。吉普车早已停在大门口了。我们上了车，老田说：“到海门去，开快点。”车子马上就开动了。

这天晚上，老田的这种变化，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洪水一来，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我真没有想到他这么果断，自信心这么强！但也有些事使我迷惑不解：两条河都发了洪水，安乐庄还决了口，他一点都不着急，也没采取任何措施；而三岔河只有九十多个流量，为什么就急成那个样子？我知道三岔河以往是条害河，可是近几年筑了不少分洪工程。去年冬天还修了好几个平地水库。下游河道也很宽，可以通过二百个流量。难道九十多个流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他说后半夜有大水，根据是什么呢？

在车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反问道：“永安河坡度比例多少？”我说：“千分之五十。”他又问道：“上游来水面积有多大？”我说：“九平方里左右。”这些数字我早背熟了。他听完我的回答说：“对，这就是永安河的特点。坡度大，洪水来源少。别看来势猛，顶多四个钟头河里就干了，四个钟头能把口子堵住？再说，不堵危害也不大，安乐庄汽车路东种的都是高秆作物，过一下水也淹不死。水从那里漫下去就入了丰收渠，正好浇他们村北的老旱地。”我忙又问道：“三岔河后半夜真的会有大水？”他说：“没错，这九十多个水量是正沟的水，南沟北沟山上复盖多，水下来要慢一些，至少要差三个钟头。可不就在后半夜。”停了一下又说：“这条河愈往下游坡度愈小，到海门夹沙畛一带，只留下千分之一了！你想想，水量大，泄洪慢，这不要命？真要命！”他说完沉默了，显然是在为海门担心事。我也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我初来那天，小秦给我介绍情况的时候，曾经说过老田是县里的“土”水利专家，当时我没有在意，后

来看到他是那么个样子，我只当小秦开玩笑。现在我才明白，小秦讲的是正经话，就凭这几手，老田确实也够得上个专家。

县城距海门有二十多里路，汽车开到离海门还有三里多的时候，老田要司机把车停下来。他说：“前边二支渠已经有水了，你返回去吧！”司机只好把车煞住，我也只好随他下了车。

天上月黑星稀，我们迎着东北风往前走。老田拄着棍子在前边引路，我紧紧跟在他后面。他走的飞快，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追得上。走到二支渠上，渠里果然有水了。我们涉水过去，没进海门村，顺小路直奔南堤。通过一片高粱地，远远就看到堤堰上有许多灯笼晃来晃去。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和水的吼声。老田步子更快了，我气喘吁吁地跟着他奔跑。爬上南堤的时候，只见河里的水已经漫到平台上来了。堤堰上到处堆着一捆一捆的芦席、椽子、沙袋……人们有的在搬运器材，有的在抬土培堤。人来人往，乱哄哄。我们穿过人群，顺堤往东走了一段，就到了防汛指挥所。这是一间泥土小房，房周围也堆着好多防汛器材。我们进去的时候，只见屋里挤满了人，乡党委翟书记，海门村和田家庄的支书、社主任都在里边。一个个都是愁眉不展。有些人在拚命抽烟，满屋子乌烟瘴气。我们在门口站了半天，谁也没有理睬。这时从门外进来个年轻姑娘，身上背着个带红十字的背包，看样子是医生，她忽然发现了我们，惊喜地喊道：“啊，老田！”她这么一叫喊，把全屋人都惊动了。人们都站起来，乱纷纷地喊道：

“老田来了？”

“知道你要来的！”

“你可来了。”……

人们脸上的愁云消散了，语音中充满深厚的情感。看得出来，大家对老田十分信赖。好象只要老田一来，洪水再大也没啥

了不起。

老田问了问防汛器材准备的情况，抢险队组织了多少人，又问河水上漲的速度。翟书记说：“一个钟头以前还是半河槽水，刚才一下子就漫到阳台上。”老田沉思了一下说：“这是北沟的水下来了。待一会还要猛涨，赶快把席子敷到堤上，看样子风不会停。”他刚说完，就有几个人跑出去了。

老田满屋子扫了一眼说：“怎么老姜头没来？”海门支书老靳说：“刚才觉得不要紧，就没叫他。”老田生气地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说完随手拿起了电话耳机。老靳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派人修理。老田扔下耳机说：“你马上回村去把他请来。”回头又对我说：“你也跟他去，给牛局长打个电话，要他马上把席子敷到堤帮上，要特别注意王家坟那一段。”我听他吩咐完，连忙就跟老靳走出来。

我们从堤堰上走过去的时候，只见人们正在匆匆忙忙往堤上敷席子，有两个人在互相低声谈论：

“老田一来，这就不怕啦！”

“不怕啦？没危险老田来干甚？”

“你别提心吊胆，老姜头没来！”

我低声问老靳，老姜头究竟是个什么人。他说：“堵决口的行家。反正找他来就没好事！”他叹了口气又说：“要真的决了口，南边这七个村，都得灌了老鼠窝！”我听了，心里也觉得很沉重。我告他说，明年就没关系了，秋后要在三岔河上游修水库，我在县上看到过这个计划。

我们下了渠道，一口气就跑到海门村。老靳去找老姜头，我忙到社里打电话。过了不多一会，老靳扶着个白胡子老汉进来了。他给我介绍说这就是老姜头。看样子老姜头有七十多岁，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好象随时都可能摔倒。老靳要备牲口送他，

他说：“你有事前头先走吧，我后边慢慢来。万一要出险，也在后半夜哩！”我也说：“老靳，你先走吧，我照护老大伯。”老靳匆匆忙忙走了。我便扶着老姜头，慢慢往堤上走。

路上老姜头问我道：“老田病怎么样？好了吗？”我反问道：“什么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老田有病。老姜头说：“你不知道啊！他腿疼的要命，去年冬天连炕都下不来了。叫什么？……对了，关节炎！”

怪不得老田平常走路慢慢吞吞，怪不得这么热的天还穿着棉裤。我忽然想起他下了汽车以后走的那么快，心里说：“这不知道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老姜头是个很爱讲话的人。他告我说：老田的关节炎是一九五四年得的。那年秋天，雨多洪大，这一带都淹了。老田淋着雨渡着水指挥各村防汛排涝，一连在水里泡了七天七夜。等洪水过去之后，他的两条腿都被水浸得浮肿了。老姜头赞叹地说：“真是个干家！比他爹还强！”接着他就给我讲起了老田的历史：

原来老田的家，就住在离海门村二里的田家庄。他爹活着的时候，和老姜头是最好的朋友，是这一带有名的水手头。从前，每逢决了堤，总是他们几个人负责堵。那时候，虽然县上在这里设有“河务委员会”，可是那些老爷们除了捞钱，什么都不管。每年老百姓不知道要出多少河务捐款，但河堤经常是破破烂烂，多少发点洪水就决口，一年至少要决一两次。有时候，一次就开两三个口子。每逢洪水下来，那些老爷们不要说上堤，早夹着尾巴跑了。结果，老百姓花上钱，还是要自己去堵。

老田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爹和老姜头在堤上干事，这人胆大、心细，有股钻劲。二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这一带的红人。解放后，县上提拔他当了水利技术员，后来又入了党，工作劲头更大了，整天起来东跑西颠，领导各村挖河、开渠……一九五三